





陽明先生存稿序



古人之文理而已理散兩間韞諸人心迹無可見必俟言行而彰言行人之樞機君子慎之而實理形焉故知古人所謂文者皆本于言行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乃載籍之初其文之權輿乎故文之爲用以之撰天地而天地爲昭以之擴萬物而萬物爲備以之修人倫而人倫爲明以之窮鬼神而鬼神爲顯以之治庶民而庶民爲從以之考三王而三王爲協以之俟後聖而後聖爲存所以經緯天地肇率人紀綱維萬物探賸陰陽統貫古今變通幽明而不可廢也陽明



先生夙負天挺豪傑之資始隨世俗學文出入世儒  
老釋之間中更竄謫流離之變乃篤志爲學久之有  
省孟子良知之說大學親民之旨反身而求於道若  
有以自得者故其發於言行也日見其宏廓深潛中  
和真直無少偏戾故其見於文也亦日見其浩博淵  
邃清明精切皆足以達其志而無遺或告之君父或  
質之朋友或迪之門生或施之政事或試之軍旅以  
至登臨之地燕處之時雖一磬一欵之微亦無徃而  
非實理之形由此不息造其精以極于誠是故用之  
天地可以經緯人紀可以肇率萬物可以網維陰陽  
可以探賸古今可以統貫幽明可以變通惜乎天不  
憖遺不獲盡見行事大被斯世僅足存者唯文錄傳  
習錄居夷集而已其餘或散亡及傳寫訛錯撫卷泫  
然豈勝斯文之慨乃與歐崇一錢洪甫黃正之率一  
二子姪檢粹而編訂之曰陽明先生存稿庶傳之四  
方垂之來世使有志之士知所用心則先生之學之  
道爲不亡矣

嘉靖癸巳秋九月望日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前詹  
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同修

國典



經筵講官門生赤城黃綰識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一

書一

始正德已  
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

已巳

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方  
以為喜又遽爾別去極快快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  
一齊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  
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  
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  
以往往墮墮無立反為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為鑒  
刊落聲華務於切已處着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



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著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鞭辟近裏着已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自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則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荅徐成之書

辛未

汝華相見於逆旅聞成之啓居甚悉然無因一面徒增悵快吾鄉學者幾人求其篤信好學如吾成之者誰歟求其喜聞過忠告善道如吾成之者誰歟過而莫吾告也學而莫吾與也非吾成之之思而誰思歟嗟吾成之幸自愛重自人之失其所好仁之難成也久矣向吾成之在鄉黨中刻厲自立衆皆非笑以爲迂腐成之不爲少變僕時雖稍知愛敬不從衆非笑然尚未知成之之難得如此也今知成之之難得則又不獲朝夕相與豈非大可憾歟修己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諒吾成之隨在有得然



何從一聞至論以洗凡近之見乎愛莫爲助近爲成之思進學之功微覺過苦先儒所謂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爲私已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著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不能安耳成之之學想亦正不如此以僕所見微覺其有近似者是以不敢不盡亦以成之平日之樂聞且欲以是求教也

二 壬申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教則輿庵之主象山旣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爲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輿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爲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窮本極源真真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旣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即夫



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輿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為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為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為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

夫既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既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道問學矣二者之辨間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即如二兄之辨一以尊德性為主一以道問學為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為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



豈所謂道問學乎以某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與  
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與庵之是  
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  
息辨毋遽

三 壬申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兄  
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凡所是已無絲髮  
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謂僕漫爲含  
糊兩解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輿庵而爲之  
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

以爲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  
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旣已亡其本矣  
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  
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  
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  
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爲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  
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輿菴是象山  
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  
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  
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  
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為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  
說頗為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  
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  
害其為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  
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  
是輿菴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  
菴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為事然晦菴之言曰居敬窮

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  
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  
臾之頃也是其為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  
為事而又烏在其為支離有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  
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  
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躡等而或  
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自  
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繆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  
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弊乃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  
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



晦庵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旣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徃復之辨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爲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含糊兩解而陰爲輿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

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爲學烏在其爲學也已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旣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砥砭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群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



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  
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  
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  
究其實而槩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寃也已故僕嘗欲  
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  
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  
庵之學旣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  
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有  
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  
情終亦必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

陰助於輿菴輿菴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  
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  
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爲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爲輿  
菴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辨以爲象山於文義且有所  
未能通曉而其強辨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  
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爲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  
不害其爲未至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大過不及之  
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菴禪學之  
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  
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



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陽亦  
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  
之爲賢乎此正晦菴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子  
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  
所未至者以爲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  
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  
人皆見之更也人皆而仰之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  
學者以晦菴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爲隱  
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爲有  
助於晦菴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菴乃

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  
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也晦庵  
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  
事小人之禮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邪僕  
今者之論非獨爲象山惜實爲晦庵惜也兄視僕平  
日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爲心  
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咸勿求其必同而  
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  
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  
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則兄與輿庵之論將有不待



辨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答黃宗賢應原忠

辛未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其間以造詣未熟言之未瑩則有之然卻自是吾儕一段的實工夫思之未合請勿輕放過當有豁然處也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

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為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為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向裏面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

蒼汪石潭內翰

辛未



承批教連日瘡甚不能書未暇請益來教云昨日所  
論乃是一大疑難又云此事關係頗大不敢不言僕  
意亦以爲然是以不能遽已夫喜怒哀樂情也旣曰  
不可謂未發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指其本體而  
言性也斯言自子思非程子而始有執事旣不以爲  
然則當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  
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程子云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  
者感而遂通是也斯言旣無以加矣執事姑求之體  
用之說夫體用一源也知體之所以爲用則知用之

所以爲體者矣雖然體微而難知也用顯而易見也  
執事之云不亦宜乎夫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  
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體也君子之於  
學也因用以求其體凡程子所謂旣思即是已發旣  
有知覺即是動者皆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  
者言也非謂其無未發者也朱子於未發之說其始  
亦嘗疑之今其集中所與南軒論難辯析者蓋徃復  
數十而後決其說則今之中庸註疏是也其於此亦  
非苟矣獨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  
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者亦若過於剖析



而後之讀者遂爾分爲兩節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不知常存戒慎恐懼之心則其工夫未始有一息之間非必自其不睹不聞而存養也吾兄且於動處加工勿使間斷動無不和即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矣未至而揣度之終不免於對塔說相輪耳然朱子但有知覺者在而未  
未有知覺之說則亦未瑩吾兄疑之蓋亦有見但其所以疑之者則有因噎廢食之過不可以不審也君子之論苟有以異於古姑母以爲決然宜且循其說而究之極其說而果有不達也然後從而斷之是以其辯之也明而析之也當蓋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今學如吾兄聰明超特如吾兄深潛縝密如吾兄而猶有未悉如此何邪吾兄之心非若世之立異自高者要在求其是而已故敢言之無諱有所未盡不惜教論不有益於兄必有益於我也

寄諸用明

辛未

得書足知邇來學力之長甚喜君子惟患學業之不修科第遲速所不論也况吾平日所望於賢弟固有大於此者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耶便中時報知之階陽諸姪聞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



私心切不以爲然不幸遂至於得志豈不誤却此生耶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况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華美太發露耳諸賢姓不以吾言爲迂便當有進步處矣書來勸吾仕吾亦非潔身者所以汲汲於是非獨以時當歛晦亦以吾學未成歲月不待再過數年精神益弊雖欲勉進而有所不能則將終於無成此吾所以勢有不容已也但老祖而下意皆不悅今亦豈能決然行之徒付之浩嘆而已

荅王虎谷

辛未

承示別後看得一性字親切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此吾道之幸也喜慰何可言弘毅之說極是但云旣不可以棄去又不可以減輕旣不可以住歇又不可以不至則是猶有不得已之意也不得已之意與自有不能已者尚隔一層程子云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自有不能已者循理爲樂者非真能知性者未易及此知性則知仁矣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弘毅不弘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弘毅矣弘非有所擴而大之也



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蓋本分之內不加毫末焉曾子弘毅之說爲學者言故曰不可以不弘毅此曾子窮理之本真見仁體而後有是言學者徒知不可不弘毅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大之以爲弘作而強之以爲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其去仁道尚遠也此寔公私義利之辨因執事之誨而并以請正

與黃宗賢書一

辛未

所喻皆近思切問足知爲功之密也甚慰夫加諸我者我所不欲也無加諸人我所欲也出乎其心之所欲皆自然而然非有所強勿施於人則勉而後能此仁恕之別也然恕求仁之方正吾儕之所有事也子路之勇而天子未許其仁者好勇而無所取裁所勇未必皆出天理之公也事君而不避其難仁者不過如是然而不知食輒之祿爲非義則勇非其所宜勇不得爲仁矣然勇爲仁之資正吾儕之所尚欠也鄙見如此明者以爲何如不盡望更示

二

壬申

使至知近來有如許忙想亦因是大有得力處也僕到家即欲與曰仁成鴈蕩之約宗族親友相牽絆時刻弗能自由五月終決意徃值烈暑阻者益衆且堅



復不果時與曰仁稍尋傍近諸小山其東南林壑最勝絕處與數友相期候宗賢一至即往又月餘曰仁憑限過甚乃翁督促勢不可復待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於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若可睹焉欲遂從奉化取道至赤城適彼中多旱山田盡龜裂道傍人家徬徨望雨意慘然不樂遂自寧波買舟還餘姚往返亦半月餘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其最所歎然宗賢不同茲行耳歸又半月曰仁行去使來時已十餘日思往時在京每恨不得還故山往返當益易乃今益難自後精神意氣當日不逮前不知回視今日又何如也念之可嘆可懼留居之說竟虛約親友以曰仁既往催促日至滁陽之行難更遲遲亦不能出是月聞彼中山水頗佳勝事亦閒散宗賢有惜陰之念明春之期亦既後矣此間同往者後輩中亦三四人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消化漸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金時但目下未可必得耳

三

癸酉

滁陽之行相從也亦二三子兼復山水清遠勝事閑曠誠有足樂者故人不志久要果能乘興一來耶得



應元忠書誠如其言亦大可喜牽制文義自宋儒已  
然不獨今時學者遂求脫然洗滌恐亦甚難但得漸  
能疑辯當亦終有覺悟矣自歸越後時時默念年來  
交遊益覺人才難得如元忠者豈易得哉京師諸友  
邇來畧無消息每因已私難克輒爲諸友憂慮一番  
誠得相聚一堂早晚當有多少砥礪切磋之益然此  
在各人非可願望得

四  
癸酉

春初姜翁自天台來得書聞山間况味懸企之極且  
承結亭相待旣感深誼復媿其未有以副也甘泉丁

乃堂夫人憂近有書來索銘不久且還增城道途遼  
絕草亭席虛相聚尚未有日僕雖相去伊邇而家累  
所牽遲遲未決所舉遂成北山之移文矣應原忠久  
不得音問想數會聚聞亦北上果然否此間往來極  
多友道則實寥落敦夫雖住近不甚講學純甫近改  
北驗封且行曰仁又公差未還宗賢之思靡日不切  
又得草堂報益使人神魂飛越若不能一日留此也  
如何如何去冬解冊吏到承欲與原忠來訪此誠千  
里命駕矣喜慰之極日切瞻望然又自度鄙劣不足  
以承此曰仁入夏當道越中來此其時得與共載何



樂如之

五 癸酉

書來及純甫事悵悵不一而足足知朋友忠愛之至世衰俗降友朋中雖平日寂所愛敬者亦多改頭換面持兩端之說以希俗取容意思殊為衰颯可憫若吾兄真可謂信道之篤而執德之弘矣何幸何幸僕在留都與純甫住密邇或一月一見或間月不一見輒有所規切皆發於誠愛懇惻中心未嘗懷纖毫較計純甫或有所踈外此心直可質諸鬼神其後純甫轉官北上始覺其有愬然者尋亦痛自悔責以為吾

人相與豈宜有如此芥蒂却是墮入世間較計坑陷中亦成何等曾次向亦冰消霧釋矣其後人言屢屢而至至有為我憤辭厲色者僕皆惟以前意處之實是未忍一日而忘純甫蓋平日相愛之極情之所鍾自如此也旬月間復有相知自北京來備傳純甫所論僕竊疑有浮薄之徒幸吾黨間隙鼓弄交構增飾其間未必盡出於純甫之口僕非矯為此說實是故人情厚不忍以此相疑耳僕平日之厚純甫本非私厚縱純甫今日薄我當亦非私薄然則僕未嘗厚純甫純甫未嘗薄僕也亦何所容心於其間哉往時見



世俗朋友易生嫌隙以爲彼蓋苟合於外而非有性分之契是以如此私竊嘆憫自謂吾黨數人縱使散處敵國仇家當亦斷不至是不謂今日亦有此等議論此亦惟宜自反自責而已孟子云愛人不親反其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自非履涉親切應未識斯言味永而意懇也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狠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以近事觀之益見得吾儕往時所論自是向裏此蓋聖學的傳惜乎淪落埋埋已久往時見得猶自恍惚僕近來無所進只於此處看較分曉直是痛快無復可疑但與吾兄別久無告語處耳原忠數聚論否近嘗得渠一書所見迥然與舊不同殊慰殊慰今亦寄一簡不能詳細見時望并出此歸計尚未遂旬月後且圖再舉會期未定臨楮耿耿

六 丙子

宅老數承遠來重以嘉貺相念之厚媿何以堪令兄



又辱書惠禮恭而意篤意家庭旦夕之論必於此學  
有相發明者是以波及於僕喜幸之餘媿何以堪別  
後工夫無因一扣如書中所云大畧知之用力習熟  
然後居山之說昔人嘗有此然亦須得其源吾輩通  
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  
萍卽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已  
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七

戊寅

得書見相念之厚所引一詩尤懇惻至情讀之旣感  
且媿幾欲涕下人生動多牽滯反不若他流外道之  
脫然也奈何奈何近收甘泉書頗同此憾士風日偷  
素所目爲善類者亦皆雷同附和以學爲諱吾人尚  
栖栖未卽逃避真處堂之燕雀耳原忠聞且北上恐  
亦非其本心仕途如爛泥坑沒入其中鮮易復出吾  
人便是失脚樣子不可不鑒也承欲枉顧幸甚幸甚  
好事多阻恐亦未易如願努力圖之籠中病翼或能  
附冥鴻之末而歸未可知也

與王純甫書

壬申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歸  
計尚多抵牾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有人



自南都來者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  
惋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惋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爲大  
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  
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鉗  
錘當此之時爲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  
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煅之不至旣其出冶金亦自  
喜其挫折煅煉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  
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  
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  
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嘗以爲君子素其位

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  
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  
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  
貧賤患難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  
得向嘗爲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爲然不審邇來用力  
卻如何耳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數人每  
相聚輒嘆純甫之高明今復遭時磨勵若此其進益  
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  
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  
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



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景顏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甘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共進此道人間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間哉

二

癸酉

純甫所問辭則謙下而語意之間實自以爲是矣夫既自以爲是則非求益之心矣吾初不欲答恐答之

亦無所入也故前書因發其端以俟明春渡江而悉既而思之人生聚散無常純甫之自是蓋其心尚有所惑而然亦非自知其非而又故爲自是以要我者吾何可以遂已故復備舉其說以告純甫來書云學以明善誠身固也但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其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此等處細微曲折儘欲扣求啓發而因獻所疑以自附於助我者反覆此語則純甫近來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矣純甫平日徒知存心知性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



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  
若此必已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故曰純甫近來用  
功得力處在此然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夫心  
主於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  
即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自爲一物  
可從何處得來者乎故曰受病處亦在此純甫之意  
蓋未察夫聖門之實學而尚狃於後世之訓詁以爲  
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須從事事物物求箇至善而  
後謂之明善故有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之語純  
甫之心殆亦疑我之或墮於空虛也故假是說以發

我之蔽吾亦非不知感純甫此意其實不然也夫在  
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  
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  
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僞之雜謂  
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  
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  
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箇至善是離而二之  
也伊川所云纔明彼即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  
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純甫所謂明之之功當何如  
入頭處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



的且純甫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又有誠身之功也若區區之意則以明善爲誠身之功也夫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辯者辯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爲誠之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誠身之始身猶未誠也故謂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若謂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謬矣其

間欲爲純甫言者尚多紙筆未能詳悉倘有未合又妨往復

三  
甲戌

得曰仁書知純甫近來用工甚力可喜可喜學以明善誠身只兀兀守此昏昧雜擾之心却是坐禪入定非所謂必有事焉者矣聖門寧有是哉但其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非實地用功則亦未易辨別後世之學瑣屑支離正所謂採摘汲引其間亦寧無小補然終非積本求原之學句句是字字合然而終不可入堯舜之道也



四

甲戌

屢得汪叔憲書又兩得純甫書備悉相念之厚感媿多矣近又見與曰仁書貶損益至三復赧然夫趨向同而論學或異不害其爲同也論學同而趨向或異不害其爲異也不能積誠反躬而徒滕口說此僕往年之罪純甫何尤乎因便布此區區臨楮傾念無已

寄希淵

壬申

所遇如此希淵歸計良是但稍傷急迫若再遲二三月托疾而行彼此形迹泯然既不激怒於人亦不失已之介矣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

未嘗不直也若已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希淵必以區區此說爲太周旋然道理實如此也區區叨厚祿有地方之責欲脫身潛逃固難若希淵所處自宜進退綽然今亦牽制若此乃知古人掛冠解綬其時亦不易值也

二

壬申

向得林蘇州書知希顏在蘇州其時守忠在山陰矣近張山陰來知希顏已還山陰矣而守忠又聞金華之出往歲希顏居鄉而守忠客祁今茲復爾二友之每每相違豈亦有數存焉邪爲仁由已固非他人所



能與而相觀砥礪之益則友誠不可一日無者外是子雍明德輩相去數十里決不能朝夕繼見希顏無亦有獨立無與之嘆歟曩評半圭誠然誠然方今山林枯槁之士要亦未可多得去之奔走聲利之場者則遠矣人品不齊聖賢亦因材成就孔門之教言人殊後世儒者始有歸一之論然而成德達材者鮮又何居乎希顏試於此思之定以爲何如也

三 癸酉

希顏煢然在疚道遠無因一慰問友朋中多言希顏孝心純篤哀傷過節某素知希顏者宜爲終身之慕毋徒毀傷爲也守忠來承手札喻及出處此見希顏愛我之深他人無此也然此義亦惟希顏有之他人無此也牽於世故未能即日引決爲愧爲忤然亦終須如希顏所示耳患難憂苦莫非實學今雖倚廬意思亦須有進向見季明德書觀其意向甚正但未及與之細講耳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一言而足至其工夫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者孔子猶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世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又爲無師友之講明認氣作理冥悍自信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矣讀禮之餘



與明德相論否幸以其所造者示知某無大知識亦非好爲人言者顧今之時人心陷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期與諸君共明此學固不以自任爲嫌而避之譬之婚姻聊爲諸君之媒妁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即與接引此本分內事勿謂不暇也樓居已完否糊口之出非得已然其間亦有說聞朋友中多欲希顏高尚不出就中亦須權其輕重使親老饘粥稍可繼則不必言高尚自不宜出不然卻恐正是私心不可不察也

四 巳卯

正月初二得家信祖母於去冬十月背棄痛割之極縻於職守無由歸遁今復懇疏若終不可得將遂爲徑往之圖矣近得鄭子冲書聞與當事者頗相牴牾希淵德性謙厚和平其於世間榮辱炎涼之故視之何異飄風浮靄豈得尚有芥蒂於其中耶既而詢之果然出於意料之外非賢者之所自取也雖然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曰我必無禮自反而有禮又自反曰我必不忠希淵克已之功日精日切其肯遂自以爲忠乎往年區區謫官貴州橫逆之加無月無有迄今思之寤是動心忍性砥礪切磋



之地當時亦止搪塞排遣竟成空過甚可惜也聞教下士甚有興起者莆故文獻之區其士人素多根器今得希淵爲之師真如時雨化之而已吾道幸甚近有責委不得已不久且入閩苟求了事或能乘便至莆一聞語不盡不盡

與載子良 癸酉

汝成相見於滁知吾兄之質溫然純粹者也今茲乃得其爲志蓋將從事於聖人之學不安於善人而已也何幸何幸有志者事竟成吾兄勉之學之不明已非一日皆由有志者少好德民之秉彝可謂盡無其

人乎然不能勝其私欲竟淪陷於習俗則亦無志而已故朋友之間有志者甚可喜然志之難立而易也則亦深可懼也吾兄以爲何如宗賢已南還相見且未有日京師友朋如貴同年陳佑卿顧惟賢其他如汪汝成梁仲用王舜卿蘇天秀皆嘗相見從事於此者其餘尚三四人吾兄與諸友處當自識之自古有志之士未有不求助於師友匆匆別來所欲爲吾兄言者百未及一沿途歎嘆雅意誠切怏怏相會未卜惟勇往直前以遂成此志是望

與胡伯忠 癸酉



某往在京雖極歆慕彼此以事未及從容一叙別去  
以爲憾期異時相遇決當盡意劇談一番耳昨未出  
京師即已預期彭城之會謂所未決於心在茲行矣  
及相見又復匆匆而別別又復以爲恨不知執事之  
心亦何如也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  
窮理極而爲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  
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  
讎毒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  
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爲心耳與  
惡人居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者伯夷之清也雖

袒裼裸裎於我側彼焉能挽我哉柳下惠之和也君  
子以變化氣質爲學則惠之和似亦執事之所宜從  
者不以三公易其介彼固未嘗無伯夷之清也德輔  
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  
之僕於執事之謂矣正人難得正學難明流俗難變  
直道難容臨書惘然如有所失言不盡意惟心亮

荅王天宇書

甲戌

書來見平日爲學用功之槩深用喜慰今之時能稍  
有志聖賢之學已不可多見况又果能實用其力者  
是豈易得哉辱推擬過當誠有所不敢居然求善自



輔則鄙心實亦未嘗不切切也今乃又得吾天宇其  
為喜幸可勝言哉厚意之及良不敢虛然又自嘆愛  
莫為助聊就來諭商確一二天宇自謂有志而不能  
篤不知所謂志者果何如其不能篤者又誰也謂聖  
賢之學能靜可以制動不知若何而能靜靜與動有  
二心乎謂臨政行事之際把捉模擬強之使歸於道  
固亦卒有所未能然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不知如何  
其為功謂開卷有得接賢人君子便自觸發不知所  
觸發者何物又賴二事而後觸發則二事之外所作  
何務當是之時所謂志者果何在也凡此數語非天  
宇實用其力不能有然亦足以見講學之未明故尚  
有此耳或思之有得不厭寄示

二  
甲戌

承書惠感感中間問學之意懇切有加於舊足知進  
於斯道也喜幸何如但其間猶有未盡區區之意者  
既承不鄙何敢不竭然望詳察庶於斯道有所發明  
耳

來書云誠身以格物乍讀不能無疑既而細詢之  
希顏始悉其說

區區未嘗有誠身格物之說豈出於希顏邪鄙意但



謂君子之學以誠意為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  
猶饑者以求飽爲事飲食者求飽之事也希顏頗悉  
鄙意不應有此或恐一時言之未瑩耳幸更細講之  
又云大學一書古人爲學次第朱先生謂窮理之  
極而後意誠其與所謂居敬窮理非存心無以致  
知者固相爲矛盾矣蓋居敬存心之說補於傳文  
而聖經所指直謂其窮理而后心正初學之士執  
經而不考傳其流之弊安得不至於支離邪

大學次第但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若窮  
理之極而后意誠此則朱先生之說如此其間亦自  
無大相矛盾但於大學本旨卻恐未盡合耳非存心  
無以致知此語不獨於大學未盡就於中庸尊德性  
而道問學之旨亦或有未盡然此等處言之甚長非  
面悉不可後之學者附會於補傳而不深考於經旨  
牽制於文義而不體認於身心是以往往失之支離  
而卒無所得恐非執經而不考傳之過也

又云不由窮理而遽加誠身之功恐誠非所誠適  
足以爲僞而已矣

此言甚善但不知誠身之功又何如作用耳幸體認  
之



又言譬之行道者如大都爲所歸宿之地猶所謂至善也行道者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猶存心也如使斯人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其不南走越而北走吳幾希矣

此譬大畧皆是但以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別爲存心未免牽合之苦而不得其要耳夫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此正是誠意之意審如是則其所以問道途具資斧戒舟車皆有不容已者不然又安在其爲決意向前而亦安所前乎夫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則亦欲往而已未嘗真往也惟其欲往而未

嘗真往是以道途之不問資斧之不具舟車之不戒若決意向前則真往矣真往者能如是乎此最工夫切要者以天宇之高明篤實而反求之自當不言而喻矣

又云格物之說昔人以扞去外物爲言矣扞去外物則此心存矣心存則所以致知者皆是爲已如此說卻是扞去外物爲一事致知又爲一事扞去外物之說亦未爲甚害然止捍禦於其外則亦未有拔去病根之意非所謂克己求仁之功矣區區格物之說亦不如此大學之所謂誠意即中庸之所謂誠



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所謂明善也  
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皆所謂明善而爲誠身之  
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  
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  
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  
若此而已是乃學問用功之要所謂毫釐之差千里  
之謬者也心之精微口莫能述亦豈筆端所能盡已  
喜榮擢比上有期矣倘能迂道江濱謀一夕之話庶  
幾能有所發明冗遽中不悉

寄李道夫

乙亥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所明而聞  
者往往詆以爲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爲  
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別後時聞士夫傳說近又徐  
曰仁自西江還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執德之堅  
令人起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誠得  
弘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爲天下倡彼依阿偃  
偻之徒雖多亦奚以爲哉幸甚幸甚比聞到郡之始  
即欲以此學爲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僕誠甚爲執  
事喜然又甚爲執事憂也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  
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



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接引因事啓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爲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爲君子愛人之累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耶病疏已再上尚未得報果遂此圖舟過嘉禾面話有日

與陸元靜書

書來知貴恙已平復甚喜書中勤勤問學惟恐失墜足知進修之志不怠又甚喜異時發揮斯道使來者

有所興起非吾子誰望乎所問大學中庸註向嘗略具草稿自以所養未純未免務外欲速之病尋已焚毀近雖覺稍進意亦未敢便以爲至姑俟異日山中與諸賢商量共成之故皆未有書其意旨大略則固平日已爲清伯言之矣因是益加體認研究當自有見汲汲求此恐猶未免舊日之病也博學之說向已詳論今猶牽制若此何邪此亦恐是志不堅定爲世習所撓之故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



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  
說是猶泥於舊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爾請  
一洗俗見還復初志更思平日飲食養身之喻種樹  
栽培灌溉之喻自當釋然融解矣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吾子之言是猶未是終始本  
末之一致也是不循本末終始天然之序而欲以私  
意速成之也

二 戊寅

尚謙至聞元靜志堅信篤喜慰莫喻人在仕途如馬  
行淖田中縱復馳逸足起足陷其在駑下坐見淪沒

耳乃今得還故鄉此亦譬之小歇田塍若自此急尋  
平路可以直去康莊馳騁萬里不知到家工夫卻如  
何也自曰仁沒後吾道益孤致望元靜者亦不淺子  
夏聖門高弟曾子數其失則曰吾過矣吾離群而索  
居亦已久矣夫離群索居之在昔賢已不能無過况  
吾儕乎以元靜之英敏自應未即摧墮山間切磋砥  
礪還復幾人深造自得便間亦可寫寄否尚謙至此  
日有所進自去年十二月到今已八踰月尚未肯歸  
視其室非其志有所專宜不能聲音笑貌及此也區  
區兩疏辭乞尚未得報決意兩不允則三三不允則



五則六必得而後已若再一舉輒須三月二舉則又  
六七月矣計吾舟東抵吳越元靜之旆當已北指幽  
冀會晤未期如之何則可

與希顏台仲明德尚謙原靜

丁丑

聞諸友皆登第喜不自勝非爲諸友今日喜爲野夫  
異日山中得良伴喜也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搖動如  
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恐自主張未得不知諸友  
却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野夫失脚踏  
渡船未知何時得到彼岸且南贛事極多掣肘緣地  
連四省各有撫鎮乃今亦不過因仍度日自古未有

事權不一而能有成者告病之興雖動恐成虛文未  
輕敢舉欲俟地方稍靖今又得諸友在吾終有望矣  
曰仁春來頗病聞之極憂念昨書來欲與二三友去  
田雪上因寄一詩今錄去聊同此懷也

與楊仕德薛尚謙

丁丑

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  
有必破之勢某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  
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  
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  
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捷奏有期矣何喜



如之日乎美質誠可與共學此時計已發舟倘未行  
出此同致意解中事以累尚謙想不厭煩瑣小兒正  
憲猶望時賜督責

寄聞人邦英邦正

戊寅

昆季敏而好學吾家兩弟得以朝夕親資磨勵聞之  
甚喜得書備見向往之誠尤極浣慰家貧親老豈可  
不求祿仕求祿仕而不工舉業却是不盡人事而徒  
責天命無是理矣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  
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是原  
無求爲聖賢之志雖不業舉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

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  
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有志可奪若尚未有  
可奪之志却又不可以不深思疑省而早圖之每念  
賢弟資質之美未嘗不切拳拳夫美質難得而易壞  
至道難聞而易失盛年難遇而易過習俗難革而易  
流昆玉勉之

二

戊寅

得書見昆季用志之不凡此固區區所深望者何幸  
何幸世俗之見豈足與論君子惟求其是而已仕非  
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



然然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  
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况於舉  
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  
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况於舉業乎  
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  
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賢弟精之熟之不使  
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可也

寄尚謙

戊寅

沿途意思如何得無亦有走作否數年切磋只得立  
志辯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

虛語平日所見皆非實得不可以不猛省也經一蹶  
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爲後日之得但已落第  
二義須從第一義上着力一真一切真若這些子既  
是更無討不是處矣此間朋友聚集漸衆比舊頗覺  
興起尚謙既去仕德又往歐陽崇一病歸獨惟乾留  
此精神亦不足諸文中未有倚靠得者苦於接濟乏  
人耳乞休本至今未回未免坐待尚謙更靜養幾月  
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涼如何

寄諸弟

戊寅

屢得弟輩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喜慰無盡但不知



弟輩果出於誠心乎亦謾爲之說云爾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爲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即非所以爲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爲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即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

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爲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爲弟輩言之毋使亦如吾之習染既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旣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減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猶尚可有爲至於四十五十即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滅不復可挽矣故孔子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其老



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爲弟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與安之

巳卯

聞安之肯向學不勝欣願得奮勵如此庶不負彼此相愛之情也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籍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雩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偏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尊意以爲何如耶聊往數冊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所須文字非不欲承命荒踈旣久無下筆處耳貧漢作事大難富人豈知之

答甘泉書

巳卯

旬日前楊士德人來領手教及答子莘書具悉造詣用功之詳喜躍何可言蓋自是而吾黨之學歸一矣此某之幸後學之幸也來簡勤勤訓責僕以久無請益此吾兄愛僕之厚僕之罪也此心同此理同苟知用力於此雖百慮殊途終歸一致不然雖字字而證



句句而求其始也毫釐其末也千里老兄造詣之深  
涵養之久僕何敢望至其向往直前以求必得乎此  
之志則有不約而契不求而合者其間所見時或不  
能無小異然吾兄既不屑屑於僕而僕亦不以汲汲  
於兄者正以志向既同如兩人同適京都雖所由之  
途間有迂直知其異日之歸終同耳向在龍江舟次  
亦嘗進其大學舊本及格物諸說兄時未以爲然而  
僕亦遂置不復強聒者知兄之不久自當釋然於此  
也乃今果獲所願喜躍何可言崑崙之源有時而伏  
流終必達於海也僕竊人也雖獲夜光之璧人將不

信必且以謂其爲妄爲僞金甌入於猗頓之室自此  
至寶得以昭明於天下僅亦免於遺璧之罪矣雖然  
是喻猶二也夜光之璧外求而得也此則於吾所固  
有無待於外也偶遺忘之耳未嘗遺忘也偶蒙翳之  
耳叔賢所進超卓海內諸友實罕其儔同處西樵又資  
麗澤所造可量乎僕年未半百而衰疾已如六七十  
翁日夜思歸陽明爲夕死之圖疏三上而未遂欲棄  
印長往以從大夫之後恐形迹大駭必俟允報則須  
冬盡春初乃可遂也一一世事如狂風驟雨中落葉  
倏忽之間寧復有定所耶兩承楚人之誨此非骨肉



念不及此感刻祖母益耄思一見老父亦書來促歸  
於是情思愈惡所幸吾兄道明德立宗盟有人用此  
可以自慰其諸所欲請仕德能有述有所未當便問  
不惜指示

二 庚辰

得正月書知大事已畢當亦稍慰純孝之思矣近承  
避地髮履塚下進德修業善類幸甚傳聞貴邑盜勢  
方張果爾則遠去家室獨留曠寂之野恐亦未可長  
也某告病未遂今且斃告歸省去住亦未可必悠悠  
塵世畢竟作何稅駕當亦時時念及幸以教之叔賢  
志節遠出流俗渭先雖未久處一見知為忠信之士  
乃聞不時一相見何耶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人  
可虛度光陰容易失却此大幾會是使後人而復惜  
後人也二君曾各寄一書托宋以道轉致相見幸問  
之

答方叔賢書 巳卯

近得手教及與甘泉往復兩書快讀一過洒然如熱  
者之濯清風何子之見超卓而速也真可謂一日干  
里矣大學舊本之復功尤不小幸甚幸甚其論象山  
處舉孟子放心數條而甘泉以為未足復舉東西南



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及宇宙內事皆已分內  
事數語甘泉所舉誠得其大然吾獨愛西樵子之近  
而切也見其大者則其功不得不近而切然非實加  
切近之功則所謂大者亦虛見而已耳自孟子道性  
善心性之原世儒往往能言然其學卒入於支離外  
索而不自覺者正以其功之未切耳此吾所以獨有  
喜於西樵之言固今時對症之藥也古人之學切實  
爲已不徒事於講說書札往來終不若面語之能盡  
且易使人溺情於文辭崇浮氣而長勝心求其說之  
無病而不知其心病之已多矣此近世之通患賢知  
者不免焉不可以不察也楊仕德去草草復此諸所  
欲言仕德能悉

與顧惟賢 庚辰

近得甘泉叔賢書知二君議論既合自此吾黨之學  
廓然同途無復疑矣所喻日來進修警省不懈尤足  
以慰渴望此間朋友亦頗有能奮起者但惟鄙人憂  
疾相仍精氣漸耗兼之淹滯風塵中未遂脫屣林下  
相與專心講習正如俳優場中奏雅雖復音調盡正  
終不免於劇戲乞休疏已四上聞 鑿輿且南幸以  
瘡疾斃止往返輒三四月此番倘得遂請亦須冬盡



春初矣

與陳國英 庚辰

別久矣雖彼此音問闊疎而消息動靜時時及聞國  
英天資篤厚加以靜養日久其所造當必大異於疇  
昔惜無因一面叩之耳凡人之學不日進者必日退  
譬諸草木生意日滋則日益暢茂苟生意日息則亦  
日就衰落矣國英之於此學且十餘年矣其日益暢  
茂者乎其日就衰落者乎君子之學非有同志之友  
日相規切則亦易以悠悠度日而無有乎激勵警發  
之益山中友朋亦有以此學日相講求者乎孔子云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而况於吾儕乎哉

復唐虞佐 庚辰

承示詩二韻五章語益工與寄益無盡深嘆多才但  
不欲以是爲有道者稱頌耳撤講慎擇之喻愛我良  
多深知感祚但區區之心亦自有不容已者聖賢之  
道坦若大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後之論者忽近  
求遠舍易圖難遂使老師宿儒皆不敢輕議故在今  
時非獨其庸下者自分以爲不可爲雖高明特達皆  
以此學爲長物視之爲虛談贅說亦許時矣當此之  
時苟有一念相尋於此真所謂空谷足音見似人者



喜矣况其章逢而來者寧不忻忻然以接之乎然要其間亦豈無濫竿假道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將於此以求其真者耳正如淘金於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且十九然亦未能即舍沙而別以淘金爲也孔子云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孟子云君子之設科也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蓋不憤不啓者君子施教之方有教無類則其本心焉耳多病之軀重爲知己憂惓惓惠喻及此感愛何有窮已然區區之心亦不敢不爲知己一傾倒也行且會向悉所未盡

答羅整菴少宰

庚辰

某頓首啓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匆匆未能奉答曉來江行稍暇復取手教而讀之恐至贛後人事復紛沓先具其略以請來教云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爲極則也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爲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詬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覆曉諭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



然則天下之愛我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  
感激當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  
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詁即皆自以爲知學不復  
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  
道而後知體道之功矣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  
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論學者有二有講之  
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摸測度  
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已者  
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  
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  
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  
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  
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  
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  
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宗  
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  
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  
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况其出於孔子者乎且  
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旣明白而可通論  
其功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



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想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

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



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知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

至襲陷其內而不免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事專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况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况執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



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實起於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爲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孟獸何如也孟子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楊墨

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於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衆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爲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爲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



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肯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為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美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已乃益於已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已

適損於已也益於已者已必喜之損於已者已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於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其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心事朱子也執事所以教反覆數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辯說而釋然無滯故今不敢縷縷以滋瑣屑之瀆然鄙說非面陳口析斷亦未能了了於紙筆間也嗟乎執事所以開導啓迪於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寧有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寧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一  
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云者正不敢  
有負於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秋盡東還必求一面  
以卒所請千萬終教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一



